

性 情

2006年03月01日

饱饱，捧着大肚子上飞机，人生一乐也。

到了戴高乐机场，才知道国泰的柜枱已关闭。这是吃了太多 PHO 的报应。

「是你们通知说要迟飞的呀！」当然理论。

代替国泰的英航职员摆平了双手：「这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行李再也没地方过磅，你们可以搭飞机去伦敦转下一班。」

想打电话回香港求救，但那边夜已深，怎能扰人清梦？终于有位身材很高，戴眼镜的国泰机场经理 **Simo Laaksonen** 匆匆跑来。

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机场清洁工人要闹罢工，一切都给他们搞乱了。」他自己为我们 **Check-in** 行李。有了着落，松一口气，但飞机何时起飞，还是一个问题。

既来之则安之，到候机楼去。无人，从架上取了数瓶，扮酒保，为友人大制鸡尾酒，自己也灌了数杯。

「情况如何？」友人不耐烦问柜枱女子。

她回答：「快起飞了，经理 **Laaksonen** 自己跑去洗厕所。」

已喝得醉醺醺，你几时飞都不要紧了。

柜枱那个女子说：「你的领带好漂亮。」

这不是第一次听到，法国人爱艺术，不掩饰地表现。看到我在行李上画的猫，更是喜欢得不得了。西班牙人热情，有个餐厅经理死都要把自己的领带和我交换，东方人心想，也不肯那么做。

等到进入机舱时，已有点饿了，从和尚袋中拿出杯面，要空姐替我注滚水泡了吃，又拿出一包在北海道买的「云丹糖」，把海胆用塑料纸包成一粒粒，方便下酒。香港、菲律宾的空姐都有点作状，喜欢也不肯要，有位韩国来的，个性较为开放，不客气地试了一粒海胆糖，觉得好吃，整包拿去。

想不到，从领带和糖，就能分辨出不同国家人的性情。

一觉到天明，没吃早餐，已回到香港。